

韩愈研究

——2008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六辑

主 编

张清华 杨丕祥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DAXUECHUBANSHE

韩愈研究

HAN YU YAN JIU

——2008 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六辑

主 编

张清华 杨丕祥

副 主 编

耿则伦 邢怀忠 高长文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HE NAN DA XUE CHU BAN SHE

· 郑 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研究:2008 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清华主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649—0963—5

I. ① 韩 II. ① 张 III. ① 韩愈 (768~824) — 人物研究 — 际学术会议 — 文集 ② 韩愈 (768~824) — 古典文学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

K825.6—53②1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831 号

责任编辑:孙增科

责任校对:梁雪茹 高长文

封面设计:柴新民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中诺影艺摄制中心

印刷 洛阳东帆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24

字数 570 千字 定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自1992年孟县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始,掀起了“韩学”研究热潮,将近二十年来,在孟州、潮州、阳山、宜春及有关地方的支持下,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韩学”研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形成了多个培育专门研究“韩学”人才、从事“韩学”研究的基地,成长起来一大批热爱和研究“韩学”的学者,创造了一大批“韩学”研究成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界研究水平的提高,“韩学”研究面临着深入、提高、再上新台阶的问题。我通过对《韩愈研究》第六辑文稿的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在深入、提高、再上新台阶之问题上,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对《韩集》文本的认真审读、深入理解的问题。乍看起来觉得可笑,或许有不少学者认为:哪一个研究“韩学”的人能不读、不懂《韩集》的文本呢?仔细考察则不然。不妨试问,是否所有“韩学”研究者都通读了《韩集》,对每一篇诗文都读懂并深入理解了呢?先贤谓韩文(亦当包括韩诗)无一字无来处,我们是否对《韩集》里丰富的词语、典故、史实的来处、含义都弄清楚了?韩公读书多,兴趣广,学识博;性怪奇,好使气,一般人不常见、不常用的稀奇难字、僻字,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对这些难字、僻字是否都认识、能解、熟烂于心?我通读《韩集》多遍,其文本及注释,

即使电脑“难字表”里亦查不出、用电脑造出来的字更不下五六百个，且查出音义；可不久即忘，总难熟记于心。故当我扪心自问你读懂韩公诗文了吗时，便不由自主地面红耳赤。这使我回忆起我的老师指导我进修时，总是让我从读书做起。1960年我大学毕业留校，让我进修元明清文学，重点是戏曲。我的导师高熙曾先生教我从校注元杂剧入手，按老师提出的五项要求，一个剧本一个剧本地来，且定期呈交老师检查。之后，高先生又教我读明清传奇，说：你过了杂剧的文字关，还得过南戏的文字关。于是，让我校注李玉的《清忠谱》，198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忠谱》，就是那时熙曾师指导我校注的。1984年，熙曾师的好友季镇淮先生指导我研究“韩学”，亦提出五项要求，指导我先用校注评的方式读韩公诗文。此后任继愈先生指导我研究“韩学”，同样强调读书，练基本功。虽然如此，我仍觉得自己底子薄，学识浅，难读懂《韩集》，深感研究“韩学”之难。于是，我按韩公熟读经史百家的路数，又读了将近三十部子集，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道经精华》（含道家十子），199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文白对照二十二子》，就是我读这些子书的成果。清人重小学，先师重读书，都是让我们先读懂文本，再做研究。

二是重点与重要研究课题有待深入。韩公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争议最多、也最激烈的大家。我在《韩愈大传》《文圣韩愈》里，对历来有争议的几十个问题，都作了考析，得出了结论。虽然自己想作出合适的结论，但是否都可定论，我自己的答案也是“否”。故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得出更合实际的结论。对韩诗的研究向为学者关注，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对韩诗艺术个性的研究，特别是韩诗的用韵、音乐特性的研究还是个弱点。由于老一辈学者先后离开了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学者研究音韵者少，研究韩诗的学者又

难以从音韵、音乐、倚声探源的角度,深入理解、研究韩诗艺术的个性。中国诗是从《诗经》、楚声、乐府发展变化而来的,特别是乐府,是唱给人听的,所以中国古诗的音乐特性很突出,不抓住它的特点进行研究,总觉得难以到位。近来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开始从音韵、声乐的角度进行研究,补充这一缺憾,是一个极好的举措,得到了卞孝萱、叶嘉莹和涂宗涛等老一辈学者的肯定、支持。在文的研究上,清人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提出了多种研究韩文的方法与视角,我们在此基础上拓展研究韩文的方法和视角,运用这些方法探讨、研究韩文,取得更多、更新、更高层次的成果,是完全可以的;研究方法亦是一种成果,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研究韩文取得的新成果,更为重要。况且,研究方法亦是不断拓展、新变的。近年接受美学理论的运用,就推出了一批研究“韩学”的新成果。说到接受美学理论的接受和运用,还当注意到接受对象的不同,对被接受对象的接受的角度、程度亦不同,作家为自己创作的需要,接受其表现和提高诗文表现力与艺术美的方法。韩公对他以前诗文创作的接受:一是形式,即文的奇句单行、诗的字句错落的散文化;二是接受魏晋以来诗文艺术美的内含,创作了散体化的美文,这种美文即现代文学意识所谓的文学“散文”,亦即我在《唐宋散文》一书里所谓文学散文的结构范型:文学散文。这种文体被后世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接受,成为近世散文家遵循的创作原则。之后文学理论、文学史才把它从古代文学史的混沌状态里分离出来,成为与诗歌、戏曲、小说并行的独立文体。在这个意义上看,韩愈提出的“修辞明道”与后来他的学生李汉提的“文者贯道之器”及文友子厚的“文以明道”不同。韩公的要求是“文从字顺”、“辞事相称”、“善并美俱”的文学散文,这一散文观被宋人欧阳修接受,提出“道盛文至”的观点,与其同道者苏轼等人发扬光大。而“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思想为宋人理学家的共识,发展成“文以载道”,完全

取消了文的艺术个性的美的特质。所以理学家无一成为文学大家。而文学大家则可兼思想家、理论家,因为他们强调艺术魅力的目的,是为了深刻表达其思想的。在子厚的时代,他虽然还未能自觉分清应用文与美文的概念区别,可他在创作时则接受了韩公的散文观,写了不少成为后世散文家仿效的文学散文,如山水游记、寓言和颇有艺术内含的杂文。今天考察起来,对韩愈文学思想及创作范式的接受,子厚、李翱、皇甫湜为最早、最好,至两宋发扬光大。所以韩愈、子厚、永叔、苏轼、荆公等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文学家,同时又是大思想家。对“修辞明道”与“文以明道”本质的差别、演变的历史、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虽然我在《韩学研究·韩愈通论》里早已提出,或因没能讲深说透,没有引起关注,因此还需进一步深入讨论。再就是鉴赏者的接受,是从对被鉴赏对象美的感受、对其艺术美的评价、欣赏和自我陶冶方面着眼的。而学者的接受则是对接受客体由感发、鉴赏、评价的深层接受,即研究。而今学者的综合研究,尚缺少对不同角度与层面的区分,不能使研究范畴更清晰、内容更深入。

三是对研究面的拓展。就“韩学”的内容来讲,当包括对韩愈及其文本的研究和历代学者对韩愈研究的研究两大范畴。

首先,讲讲对“韩学”的研究。为了准确、深入地研究韩愈其人与文本(文本的研究上文已提及,此不多赘),当如任继愈先生强调的那样要对同时代作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只有把他们都研究透了,对研究对象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情况与这部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对同时代作家同一流派异同及互相关系的研究,对同时代不同文学观形成的不同风格流派之间撞击和接受的研究,进而对同一时代产生不同文学流派的原因的考察等等,对研究一个时代的大家,都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对韩愈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学,近二十年来拓展到文、史、经、哲、教育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标志着“韩学”研究内

容的深入与面的拓展。对“韩学”研究的研究,虽然已为学者重视,但还仅仅是好的开始。研究历代对“韩学”的研究,应当注意到对中晚唐以来,不同时代政治与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学者的研究文献的发掘与梳理,进而研究这许多学者对“韩学”研究文献的研究,开掘这些文献对“韩学”史研究的意义,以及从横向、纵向结合上研究“韩学”研究史的嬗变。

其次,讲讲历代作家创作对韩愈文学的接受的研究,如钱仲联先生“点将录”那样,研究历代诗人学韩的历史及在中国诗传承中韩愈所处的地位。从中国诗歌传承的历史着眼,钱先生把韩愈与杜甫并列诗坛的都头领:杜甫为宋江,居其首,韩愈次后,是卢俊义。而两人亦各有传承史链。在中国诗史上的影响与接受,除了老杜,还没有第二人超过韩愈。对历代作家接受韩愈诗文创作经验的传承的研究,也是深入研究“韩学”的重要课题;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不同文学流派的上下传续进行深入研究。如韩愈弟子李翱与皇甫湜各继承韩文一个方面;另外,韩愈在晚唐、五代、两宋及后世的影响、接受、传承关系,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等都还有可开拓、可深入研究的地方。

再次,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近年有学者注意到与韩愈有关的历史地域文化对韩愈成长的影响。《集》中几篇文章提到“韩愈文化祭”的事情,这是各地景韩文化的典型代表。由此亦可使学者们体察到韩愈影响的广泛与深远。由中原地域与历史文化影响形成的韩愈文化,再由他把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带到各地,形成阳山、潮州、宜春及客家人把韩愈文化带到潮州形成的潮州文化带到台湾屏东,形成台湾的“六堆”文化;加上以遍布全国各地崇尚韩愈文化形成的“景韩”文化作反馈与韩愈及韩愈文本研究的结合,就会使“韩学”研究更深入、更广泛,再上新的台阶。

以上几点只是由我读这部论文集的启发所想到的，既不成熟，亦不全面，意在抛砖引玉，请大家集思广益，在团结、和谐、扎实、创新氛围中，不断把“韩学”研究搞得更好，进一步把韩愈文化发扬光大！

去年7月、9月，任先生、卞先生相继离开我们，此序由卞先生作最为合适，今不得不由我代笔；虽然写得不好，难逮先生之意，只好以一颗追慕景仰先生之心，作为对先生的纪念吧！

张清华 2010年9月15日 于郑州百花书屋

目 录

序	张清华(1)
韩愈考析三则	张清华(1)
读韩六札记(详细提要)	陈祖美(8)
韩愈史迹的认识与开发	
——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中心	胡阿祥(15)
再论韩愈的人才观	杨丕祥(24)
论台湾韩文公信仰	
——以屏东内埔昌黎祠两幅门联为例… (台) 柯万成(28)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接受 …	程彦霞 朱易安(35)
韩白关系试论	沈文凡 张德恒(54)
走进韩愈的世界 探讨韩愈的诗心	
——开拓诗歌的阳刚之美	张清华 张弘韬(63)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的内容及特点	郝润华 丁俊丽(80)
浅谈韩愈秋诗之意象	耿则伦 谢伟萍(96)
从古风用韵试析韩愈的琴曲歌辞	(港)郑绍平(102)
贞元政局与韩愈文学思想的形成	唐晓敏(144)

从日常生活看韩愈的为官之德 饶 敏(152)
欧阳修天圣学韩是北宋“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 洪本健(163)
韩愈赴潮行迹及其思想变化 张家庆(174)
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在宋代桂林 (日)户崎哲彦(183)
儒教的忠诚卫道士

——韩愈斥佛排老旁说 黄俊明(219)
韩愈治潮理念所折射的时代意义 冯树斌 林泽茂 郑伟锋(231)
试论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查金萍(242)
孟子的升格运动与韩愈的“文以明道”之关系 周相录(256)
谈谈韩愈墨迹“鸢飞鱼跃” 吴春华(264)
试论韩愈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吴振华(269)
《华山赋》与《南山诗》

——关于韩愈诗歌的一个小考证 黄 挺(291)
韩愈笔下的唐代阳山风貌 欧阳峻峰(301)
韩愈治潮理水的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初探 许昌龙(307)
韩愈音乐文化观综论 杜兴梅(312)
韩文公钓鱼台考 李纯宏(334)
坎坷的路和变态的人

——韩愈怪奇诗派生成基因浅探 姜剑云(338)
隙说韩退之 顾随讲,叶嘉莹记,顾之京整理(349)
论白居易与韩愈诗学思想的共同性 陈允锋(355)
方世举及其《韩昌黎诗编年笺注》 郝润华 丁俊丽(367)
广西文人的韩愈情结 张 维(386)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申释 胡 海(395)
韩愈所撰墓志:唐代墓志新变中的新变

——以写人为中心 刘 城(401)

潮州历代的祀韩书院·····	吴榕青(420)
韩愈与李观·····	王南冰(435)
韩愈与唐、清之间的潮州城隍崇拜	
——神道设教与地方社会的国家化·····	陈景熙(441)
韩愈谪阳令阳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启迪·····	欧阳峻峰(461)
韩愈“文道观”与儒家文教思想的转型·····	刘宁(468)
论韩孟姚贾对唐宋诗转型的影响	
——兼论唐宋诗的时代与体性之争·····	张震英(481)
三材之道与韩愈散文·····	王永(490)
论韩愈与其所处地域文化的关系·····	张常耕(501)
试论韩愈诗歌对苏轼诗歌的影响·····	时伟(511)
明清翰林院祠祀韩愈考·····	潘务正(529)
试论杜甫对韩愈的影响·····	贺艳敏(555)
可之巨筏论	
——论孙樵对韩愈的继承与创新·····	丁恩全(570)
台湾客家“韩愈文化祭”文化意涵之研究·····	(台)刘焕云(580)
古为今用指方向 批判继承树榜样·····	高长文(598)
从《师说》看韩愈论师道·····	李伯瑶(603)
从戏谑诗解读韩愈·····	冀秀美(613)
从汉唐碑志的文体演变看韩愈所撰碑志的正与变·····	周悦(620)
韩诗在中晚唐诗坛地位新探·····	李世柏(636)
台湾地区的韩愈研究(2000~2008)·····	(台)殷永全(645)
文说注、王俦补注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的关系·····	王东峰(668)
文如其人显刚直	
——浅析韩愈的个性·····	刘文娴 崔巧霞(677)

英伟冠世 独济狂澜

——解析《唐才子传》中辛文房对韩愈独特地位之认识

..... 王廷鹏(682)

内埔昌黎祠信仰文化之研究(台)谢宜文(689)

浅论韩愈的军事思想刘荣德(718)

朱子与《韩文考异》戴从喜(727)

韩愈盛推扬雄小议熊礼汇(738)

2008 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词 卞孝萱(747)

2008 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 闭幕词 张清华(750)

韩愈考析三则

张清华

一个重要的发现

——韩文公故里新考

近几年河北省昌黎县、河南省修武县皆发现有“韩公故里”古碑，我还亲眼看到修武同志拍的碑版照片。他们问我“是否就是韩愈故里”，我说，称韩公故里者不一定就是韩愈故里，凡韩愈后裔及姓韩的名人，无正式谥号者，后人皆可称“韩公故里”。若是专称“韩文公故里”，那当是“韩愈故里”的专称，也是实称。因为韩愈去世后，敬宗皇帝经大臣议定韩愈谥“文公”，故后世称韩愈为“韩文公”，其七世祖韩茂至其子昶所居和所葬地，称“韩文公故里”。

唐称河阳，后称孟州、孟县，今称孟州市，是由唐至今大多数文献及后人共识为“韩文公故里”的所在。在孟州市有韩愈先祖茂至其子昶归葬的族茔，在孟州市古尹村，（后改名苏家庄）又有在孟州韩庄的韩愈之墓等实物确证。但是，对韩氏一族自韩茂至韩愈曾居住过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尚不清楚。这在孟州居住的韩氏后裔中亦有争议。韩文公后裔散居于孟州境内的地方不少，据考有十余处，而最为人关注的是水运、西武章和小韩庄。那么，

这几个地方是否就是韩茂一族落居及韩愈住过的地方呢？近年重修苏庄清凉寺，发现了一通《重修兴隆圣母殿宇兼金粧神像记》石碑，解决了这一“韩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记》云：

苏家庄旧属尹村，唐韩文公故里也。其地北坐丘陵，南面阳山，中映清流。山则蜿蜒而环抱，水则纡曲而缭绕，煌煌乎诚古胜地也。村东涧南有兴隆圣母宝殿一座，历年久远，殿宇神像俱为风雨飘摇。适有行君世高等目击心伤，延请功德主贡监生刘君永爵等领袖其事，复募化合社善士各捐资财，共勦厥功。始其事于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七日，告厥成于八年(1730)二月二十五日，殿宇圣像焕然一新。余过其地询其事，深感诸君好善之诚，因为之题曰：赖有善心，庙辉煌；赖有善力，圣像彩彰；诸君之善，山高水长；神其祐之，后嗣克昌。是为记。

功德主贡监元刘永爵

邑儒学生员郭杰生撰并书

创修苏东邦、乐施庙院地一段

皇清雍正九年陆月拾伍日全立碑记

古尹村原是一名族大村，在今孟州市城西北，距城约十公里许。因地势丘陵，沟壑纵横，该村占地方圆达五六里。村西北高地形如凤翅，名凤凰岭，稍晚于洛阳白马寺的清凉寺就建在岭上。而有名的圣母殿则建在村东南阳山东麓。古尹村是一方地贵人旺的名镇，安史之乱中围攻睢阳的安禄山大将尹子奇一族就久居此地。当因安史之乱后，尹子奇被诛，其家抄诛贬窜，尹氏之败而后苏家居此，遂有苏家庄之名。

古尹村唐时及唐以前相当繁华，北有由范阳经邺城到洛阳的大道官路。韩茂一族，随北魏南下、后又迁洛阳建都时，经过这里，见其地势雄阔，地貌葱郁，人气旺盛，在都城定鼎洛阳之前，其家就安置在这里。故其韩家将及十代的族茔也安置在尹村西

北的岭上,此岭名之曰仙鹤岭。清凉寺距此不远,东南乃凤凰岭,圣母殿就建在这里。由此亦见其地气不俗。

韩氏祖茔在此,早有定论,尤其韩公之子韩昶墓志在这里发现之后,就成了韩愈祖茔在这里的硬证。亦可知韩愈诗文中多次提到的韩氏祖茔及葬兄、圻女回河阳省坟墓的原因了。那么,韩公的家具体在什么地方?过去都推断在这一带,可谁也说不准。自《重修兴隆圣母殿宇兼金粧神像记》被发现之后,才与仙鹤岭与凤凰岭之间一个叫韩寨的遗址联系起来,此地坐北面南,东西北三面环岭,南面一带乃平缓坡地,并有沟壑漫延东南,是一个极适于居住、方便出入的地方。

后经战乱,韩氏家族人丁日繁,从岭上向县城附近东迁,这就成了现在韩氏后裔散居孟州多处的局面。其中水运、西武章、小韩庄,世代相继,就成为韩愈后裔聚居的所在。

韩愈文友元宾观非李华从子

《新唐书·文艺传下·李华传》云:“李华宗子翰,从子观,皆有名。观字元宾,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授太子校书郎。卒,年二十九。观属文,不旁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及观少夭,而愈后文益工,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陆希声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后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

李华受知于萧颖士,以文行著世,与颖士齐名,世称“萧李”。韩愈兄会少知于萧颖士,与其子存友善。《新唐书·文艺传中·萧颖士传附萧存传》云:“子存,字伯诚,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迁比部郎中。张滂主财赋,辟存留务京师。裴延龄与滂不叶,存疾其奸,去官,风痺卒。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

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瞻其家。”则愈为存所知，当在他十岁前七岁后，随兄舍人会，在长安时期。

李华确有一个从子叫李观。李华在他写的《扬州司马李公墓志铭》（《全唐文》卷321）里说：“公讳并，字某，赵郡高邑人。……华于公诸从雁行为公所知，感规之孝，祇述盛烈，以慰诸孤之心。”又说：“淮南节度使故相崔尚书圆表公为扬州右司马。将任以州政，方祖道，遭厉而终，享年六十六岁。广德二年（764）六月十三日也。长子规，前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次子觐，故沂州沂水县丞。次子觐，故太原府榆次县尉。次子岷，前汾州平遥县丞。幼子观，前左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事。”幼子观在代宗李豫广德二年（764）已任左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少说也得有二十余岁。按韩愈之友李观元宾者，当生于大历元年（766），也即永泰三年，按韩愈《太子校书李元宾墓志铭》所云：“年二十四举进士，三年登上第，又举博学宏词，得太子校书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师。”上朔二十九年，为大历元年（766），广德二年（764）尚未出生。李华从子观，其年庚与韩愈文友李元宾观不合，此其一。李华一族乃赵州赞皇人（今河北赞皇），李元宾乃陇西人（今甘肃临洮），时居于吴（今江苏苏州）。陇西、赵州乃李氏两大族姓，史、志俱不混。前者只言赵州，后者仅谓陇西，称籍不同，泾渭分明，此其二。李并幼子观，广德年间已任左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而李元宾一任太子校而卒，官职不合，此其三也。永泰二年（766）李华写的《送观往吴中序》（《全唐文》卷316）云：“见观送兰州兄诗，敬不逾节，情而中礼。是篇也，得诗人之一端矣！”又云：“观于经感士丐、郈子之祖德，于史慕子长、孟坚。（之）自叙羁旅无书，往吴中搜以备家传之遗阙，附之于篇。吾病矣，老矣！是行也，慰我祇命聿修之心。永泰二年四月庚寅，叔父华序。”时李华年逾五十，以病老之身心送子侄往吴中求书，对其侄观诗文史修养评价之高，情感之殷，文中可见。由此可见，与长于文的李元宾所业不